



芒冬花

潘年英 著

作家出版社

芒 冬 花

潘年英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芒冬花/潘年英著.—北京:作家出版社,2009.3

ISBN 978-5063-5689-3

I.芒… II.潘… III.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IV.1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267951 号

芒冬花

作 者:潘年英

责任编辑:杨 林

封面设计:钟 帅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社 址: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编:100026

印 刷:新时代印制有限公司

开 本:880×1230 1/32

字 数:220 千

印 张:12.25 夹

版 次:2009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200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5063-5689-3

定 价:28.00 元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潘年英,侗族作家,祖籍贵州天柱。曾当过农民、社会科学研究人员、党支部书记、报刊编辑、记者、书店经理、镇长助理等。现为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新闻系主任,文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所长。

大学期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主要创作小说和散文,同时发表过少量诗歌。作品散见于《上海文学》、《民族文学》、《青年文学》、《山花》、《花溪》、《天涯》等刊。199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95年至今,任中国侗族文学学会副会长。2005年任中国文学人类学学会副会长。1994年获中国作协庄重文文学奖。1996年获贵州省政府茅台文学奖。部分作品被译成法文和英文。主要著作有:

《我的雪天》(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3)

《民族·民俗·民间》(贵州民族出版社 1994)

《百年高坡——黔中苗族的真实生活》

(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7)

《扶贫手记》(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7)

《寂寞银河》(贵州民族出版社 1998)

《边地行迹》(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9)

《故乡信札》(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0)

《木楼人家》(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0)

《伤心篱笆》(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0)

《文化与图像》(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1)

《黔东南山寨的原始图像》

(上海文化出版社 2005)

《雷公山下的苗家》(上海文化出版社 2005)

《保卫传统》(贵州民族出版社 2005)

《在田野中自觉》(民族出版社 2005)

《顿悟成篇》(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6)

《塑料》(风雅书社 2007)

《走进音乐天堂》(广西人民出版社 2007)

《昨日遗书》(台湾尔雅出版社 2007)

《金花银花》(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7)

《长裙苗 短裙苗》(上海文化出版社 2008)

《寨头苗家风俗录》(上海文化出版社 2009)

站在裸体的风景中

自然与水,刚刚
洗净你的身子,刚刚
洗尽尘世的喧哗与欲望,刚刚
在无地彷徨的梦中流过,刚刚
被一只死去的小鸟的叫声惊醒
刚刚在一家人的戏剧中走出
来到这里,来到

前世曾来过的地方,你
遵从了心中上帝的意旨
脱去“时代”与“文明”的外衣
任西西弗的阳光打在身上
打在裸体的风景中
打在你回头一笑的神秘里

翠的夏天,风
吹着你婴儿般的感觉
你一低头
只看见水中的倒影,和
飞速向前流去的灵魂

——庆仁

封面设计: 钟 帅



序

曾庆仁

潘年英，一个奇人；一个最不像教授的教授；一个满脸挂着农民的憨笑，随便在地上捡一片树叶就能吹出美妙歌曲的玩家；一个对钱完全没有概念的生活的乐天派；一个在光线上有天才般敏感的摄影爱好者；一个对美有痴迷的爱却把自己“打扮”得土掉渣的男人；一个每天下午都要踢足球的中年汉子；一个胃口好得能把自己的胃都吃掉的家伙。正是这个家伙，在我眼里，什么都不是，他只是一个太好太好，怎么说呢，哦，他只是一个比好还好的作家，一个和现在的许多大作家一起出了名而过了十几年名气还不是很大的作家，一个特爱上网，而自己的作品只能在少数人之中“手抄本”似流传的作家，一个出了二十几本书，每一本书都有每一本书的奇怪味道的作家。这个在书上特别睿智，在世俗生活中特别“弱智”的家伙，他不断地浪费和挥霍自己真诚的美德，岂不知世上的人都喜欢听好话，哪怕是虚假的好话都要比你真诚的“坏”话要悦耳动听。而这个人最大的缺点就是在不好面前说不出好来，他在不好面前说好的最好的态度就是沉默。但沉默是什么？对于那些喜欢听好话的人来说，你的沉默还不

是说不好吗。甚至比说出来的不好还要坏还要恶毒。所以，潘年英是一个在任何时间任何场所都讨不了好的人。可要是有人想在他面前讨好的时候，肯定会发现，讨好本身是多么可怜。

可就是这个在不好面前不能违心说好的人，一旦认准了是好的东西，便会倾注自己全部的真诚和热情去赞美。2001年他终于得到了将自己心中最神圣的爱吐露出来的机会。上海文艺出版社约他写有关人类学的书，他一口气写了三本《故乡信札》《木楼人家》《伤心篱笆》，内容全部是写他的故乡贵州天柱县盘江村的。“也许同别的一些‘故乡’相比，我的故乡是不值得一提的，地方偏僻，狭小，遥远，千百年来也从未出过任何使地方闻名的物产或名人，说起来，这地方没有一样是值得我骄傲和自豪的东西。但是，上苍却安排我出生在这里，而且在这里度过了我苦难的童年时光，直到十七岁考取大学才离开。”

我和年英喜欢静静地坐在茶馆里谈天说地。就我们俩个人，各自面对一杯清茶和相互的信任。我们将心窝子里的话都掏出来。我们都惊叹两个成长道路完全不同的人，为什么精神气质会如此“臭味相投”。说实话，年英的童年生活，作为在大城市生长的我是不能理解的。当你将他轻描淡写所说的“苦难的童年时光”和一个个不堪忍受的真实故事联系在一起的时候，你很难相信，这个曾被如此“摧残”过的铁汉子，对故乡还会怀有“少女”般的柔情。“说来奇怪”，潘年英在《故乡信札》的自序中说，“从上大学到学成毕业后留在那城市，到如今我在那城市也一样生活过了十七年，而那

城市却无论如何不能叫我有丝毫的怀恋，或者说，我一点也没有把那个我同样生活了十七年之久的城市看作是我的‘故乡’或所谓的‘第二故乡’——老实说，对那城市，我不仅不怀恋，而且简直是憎恨的。”是的，憎恨，当这两个敏感的字跳进我眼帘的时候，我似乎突然找到了年英城市小说的基调和原发点了。那丑陋而病态的城市以及那城市里更丑陋更病态的人，他手上那只比解剖刀还锋利的笔，是如此不留情面地直接杀进他们的灵魂。特别是他对知识分子入木三分的刻画，你很难相信，如此辛辣的文字居然出自将故乡写得如此柔情似水的家伙之手。读年英的书很容易让人产生错觉，要么毫不怀疑这家伙是个天才，要么你只有怀疑这形形色色风格迥异的文字不是出于一人之手了。曾经有一位著名作家对我说：“只有有可能成为大作家的人，才什么都能写。”我毫不怀疑年英有成为大作家的潜质，但我对他今后是否能够成为大作家还是会产生怀疑。因为这个家伙兴趣太广泛了，一个对什么东西都有一种奇怪的好奇心的人，注定会成为一个行动的人（当然，假如从人类的深层意义来说，从他作为一个人类学教授来说，那可是一件天大的好事。克尔凯郭尔说：“上帝不是理解，而是行动。”后来的哲学家们干脆说：“哲学就是一种行动。”），但要成为一个大作家，似乎还需要许多别的东西。我们在茶馆里面对面的坐着，我看着他那张农民的脸，想起就是这一张如此朴素的脸上竟装满了哲人的智慧就觉得好笑。我敢打赌，假如将年英丢在一堆农民中，他肯定是最纯朴最像农民的那一个。假如把他丢在一堆哲人中，我不敢说他会是最有智慧的，但却敢斗胆地说，他一定

是最有奇怪智慧的那一个。年英绝对是这个世界的怪人，人们梦寐以求的东西，他却视为儿戏，人们不屑一顾的东西，他却奉若神明。我一直以为这世上有两种让我哭笑不得的人，一种人是愚蠢得让你哭笑不得，还一种人是智慧得让你哭笑不得。潘年英就属于后一种人。他太智慧了，他每每做出一件太智慧的事情的时候，普通人肯定会认为他是愚蠢的。比如他很年轻的时候就入了党当了一个不小的官，后来随便就把那个官辞掉了。又比如，他获了一个省里的大奖，但他居然为了一个“形而上”的问题，拒绝领奖。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是他当时太年轻了吗？答案是否定的，因为我很认真地问过他。“假如是现在，”他说，“我仍然会这样做。”我看到他脸上挂满了“坏笑”。心想：这家伙，我们真的不能用太世俗的眼光去看待他。

但到底要用一种怎样的眼光去看待他呢？面对这个暧昧的问题我茫然了。一个人类学教授，一个对人世已没有奢望，一心只渴求背着相机在大自然上行走的人，一个才华横溢却无法意识到自己价值的作家。这个铁的汉子，却会为一只死去的小鸟流泪的家伙。也许我只能“形而上”地说：“时间和他的生命构成了一种多角度的关系，它必将成为一个永恒的悬念。”

潘年英喜欢在网上写一些文字，当他用寥寥数语将他深刻而精辟的见解发表出来的时候，看得出他是有点得意的。他是我见过的世上少有的最自由最自然的人，从个体的生命来说，他一生都会活在自在的快乐里，当然，如此高境界的人生对任何人都会是一件好事。但当年英为此自得其乐的时

候,我便开始怀疑了,这也许正是我怀疑他将来是否会成为一个大作家的惟一理由。我很矛盾,就我的禀性而言,对人在社会上要担当什么责任是不屑一顾的,但真的当我看到一个“天才”,看到这个家伙一味地在性情中挥霍自己的才华和生命,也不免觉得有点可惜。人就是这样怪,每个人都为自己的生存和生存方式寻找理由。而我作为和年英同类的人,却想劝他过另一类人的生活,岂不是咄咄怪事。但事实又必然如此,要知道,上帝并不是会给每个人都分配才华的,如果是天降大任的事儿,也许就有理由作出某种牺牲了。

问题是年英有什么东西能够作出牺牲呢?是的,潘年英,这个侗族的奇人,除了自己的才华和一个幸福的家庭,可以说是一无所有。我知道一定会有人反问:“有才华,还有一个幸福的家庭,那还是一无所有吗?”“那当然不是一无所有,这已经是有点奢侈的所有了,”但我还是要对反问的人说:“这两种东西是在任何时候和情况下都不能作出牺牲的,哪怕是为了天降的大任,也不能牺牲人世间这两种极乐和幸福。”既然如此,你不是在说废话吗?是的,我承认这是废话,但这也正是人世间的矛盾显得可爱的地方。

年英叫我为他的新书《芒冬花》写序,我一提笔便胡乱写了一通。当我正准备为他的大作严肃地写点什么的时候,突然发现不能再继续占版面了。好在年英的为人为文都属上乘,我这篇不像序言的序对他的大作无伤大雅。那就这么着吧,祝年英兄继续过自己想过的生活,继续写出自己想写的文字。也许我们都应该相信时间,也许只有时间才会成为永恒的悬念和谜语。年英兄,你说呢?

目 录

序	曾庆仁 / 1
在寂静中绽放	/ 1
我不信教,也不信任何主义!	/ 6
我用沉默表达沉默	/ 7
一匹飞不起来的马	/ 9
大师涌现	/ 12
坚决不考博	/ 14
女儿啊,让我们回到古代去读书吧!	/ 16
我心惶惑	/ 18
观《黄金甲》有感	/ 19
夜阑心美	/ 22
我的心真的很疼啊!	/ 23
我的伤口泣不成声	/ 24
我听刀郎	/ 26
黄昏碎了	/ 28
书信两封	/ 31
“文人”照妖镜	/ 33

再说《文人秀》	/ 36
在风中迷失或自觉	/ 38
被月光惊醒	/ 42
桃子与书	/ 43
在梦中相会	/ 44
你到底是个俗人	/ 45
迟来的文明	/ 47
向真正的诗人致敬	/ 49
杀人有理	/ 52
请看这些丧失了最基本的人性的中国人	/ 55
一周日记	/ 60
我已经不能对这世界再说些什么	/ 62
一个人的旅行	/ 63
牛在哪里？	/ 64
我在风中等待生命的凋零	/ 65
我亲历了一次苗族的葬礼	/ 66
给你,我的太阳	/ 69
在风中奔跑	/ 71
芒冬花	/ 72
乡野留影	/ 73
乱云飞过堂安山坡	/ 74
为故乡草木立传	/ 77
夏天的记忆	/ 80
复龚经松信	/ 84
点评一个小学生的日记	/ 86

抱歉,我不是艺术家	/ 91
不是我不明白,是世界变化快	/ 92
走过川西高原	/ 93
从小金到阿坝	/ 95
第三只眼	/ 98
一份个人小传	/ 102
还是王朔	/ 103
油价上涨的原因	/ 104
陈丹青的《退步集》不错	/ 105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	/ 106
钟涛和他的《中国侗族》	/ 107
本色张明	/ 112
我又来到那梦一样的黔东南家园土地	/ 116
抗寒记	/ 117
在草坪上课	/ 124
那个寒冷的冬天很快就变成了遥远 的记忆	/ 126
明日启程,去那迷人的远方	/ 127
一次旅行,一次体验,一种生活	/ 129
影子	/ 130
草地上的海洋	/ 132
春天	/ 133
我站在雨中等待一个消息	/ 134
夜鸟仍在歌唱	/ 135
记性	/ 137

笼中的思想	/ 138
又见樱花开	/ 139
在文明的背后	/ 140
易中天的文学储备	/ 145
无话可说	/ 149
春天里的远行以及无限风光	/ 150
有一种疼痛你肯定闻所未闻	/ 151
观察月亮山的两种视角	/ 153
乌讲三日	/ 155
去乌席的路上	/ 167
牯岭街的黄昏和早晨	/ 170
我看到一个影子哭到天黑	/ 173
跑地震记	/ 175
偶感	/ 178
我一直在关注,一直在哭	/ 179
我还是无法停止内心的悲伤	/ 181
我愿意代替你去天堂	/ 182
我的世界已经坍塌	/ 183
我尝试着擦去脸上的泪痕	/ 185
消逝的原始	/ 186
一只蚂蚁的地震	/ 188
我祈愿我哭过的生活一去不返	/ 190
答网友问	/ 191
记忆的群岛	/ 192
面对大时代,我只有掩面哭泣	/ 193

你们是有罪之人	/ 194
心在哪儿,人就在哪儿	/ 195
夜记	/ 196
命运的魔爪	/ 197
哭了几天的猫猫	/ 198
不虚此行	/ 200
墨浓时,惊无语	/ 201
于无声处	/ 202
你们还可以把事情办得更卑鄙些	/ 203
监考随想	/ 204
难以直面的作弊	/ 207
诗意的活着	/ 209
梦里不知身是客	/ 210
山中岁月长	/ 211
在南芒,我差点哭出声来	/ 212
命中注定的旅程	/ 213
我爱走路,是因为我遗传了父亲的勤劳	/ 214
滞留凯里,感受乡情	/ 215
新西江	/ 216
旧高坡	/ 220
三访梭戛	/ 223
那些山峰,那些歌谣, 被我千万遍地赞美和歌唱	/ 227
上郎德,下郎德	/ 228
三月的寨头	/ 232

游走的灵魂	/ 236
谈体育精神	/ 239
悲从心来	/ 241
开学了	/ 242
你原来是如此的美丽啊,我的姨娘!	/ 243
老屋	/ 244
遭遇就是命运	/ 246
卑贱	/ 247
远行	/ 248
滞留西安	/ 250
新疆比我想象的还要美丽	/ 251
从新疆到桂林	/ 252
不能免俗	/ 253
梦中的戏剧	/ 254
在桥歪过年	/ 255
走过“独家寨”	/ 259
无处可逃的灵魂	/ 263
重游甲秀楼记	/ 264
书店即是我家	/ 266
又买书二本	/ 267
昼伏夜出	/ 268
其实我们已经无路可走	/ 269
江湖相忘	/ 270
我不想这样那样,同时又想这样那样	/ 271
花园里的风	/ 272